





南庄類稿

集思堂藏板



序

靜山旅卒於吳門道義之友莫不聞而哀之哀之余爲累唏者三年乃誌其墓而銘之今其子光理哀遺集屬其門人陳君紹洙編次而請序嗚呼靜山古文之名久播於海內顧世知其文而不知其人則靜山之本末不著靜山性落落落落在都門不輕投一刺昔西林鄂文端公有乏才之嘆余謂天下未嘗無人因舉靜山以對公曰是吾丙辰所得士心賞其文顧不聞至吾門何耶自是亟名晤而亟稱之海寧陳公嘗問士友之賢者余推三人靜山與焉

陳公禮先之乃相往還其守鎮常二郡事有不可
雖大府持之急必力爭口期期而言必盡必得請
而後已此其立身嶄然豈肯委蛇以從俗者哉鎮
常皆衝途使客往來絡繹靜山閉閣理民事不躬
迎送上官舟過供應缺如其一意孤行方自比古
之循吏未幾被劾論多方推求靜山不爲動日手
一編如處深山中然二親皆薦老久羈留不得歸
養不能無抑鬱事將白而一病不起余所爲累唏
而不能已也靜山論學與余微有異同而志甚相
得其文根據于經沉浸史漢唐宋大家務有濟於

實用稱人之善無溢美非其人雖強之不應此讀
其文者自知之奚待余言乾隆十八年九月同學
弟翠庭雷鉉拜序

崧甫黃先生行狀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由石城始遷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為先生曾祖祖諱蕃父諱紱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氏劉母氏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掇其精蘊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坐古松下啜茗茗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儒先語為希賢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為諸生十八年困躓舉

場藉授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取也涇陽王遜
功先生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欲圖一晤
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席傳語曲致之
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
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隆元年
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
二年晉員外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
生 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
既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吾業試於事豈敢復希

館職清華曰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謂
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
之庶無失輕重耳長官以為能保習京倉又令總
稽秋審規畫皆中條理於時公卿交章薦為御史
少司寇秦公蕙田官閣學時至舉以自代先生始
未嘗知及知亦弗謝為人端廉簡重與人言常呐
呐不竟其意出入敕車蹇驢隨後一愿僕退直則
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遊者雷
翠庭劉蘭谷蔡葛山王毅齋陳元若傅謹齋諸君
子聚或竟日移時相與救過攻瑕不少貸乾隆十

年安徽撫臣奏宣城令段雲翮溺職將去縣民戴令德呼顛攀留擁衆至塞府署復劾雲翮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讞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旨 上溫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奏對並及歷試名次 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翌日命知平涼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為上官留阻使事竣方即入告遽有平涼之命先生流涕曰平涼去家七千餘里舟楫不通老親勢難迎養君恩誠

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即具疏乞移隣近地得改知鎮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為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僚屬虛中集益人人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於人心風俗尤三致意丹陽奸胥某為令所黜乃傾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曰令固當去然以滑吏敗則長奸風非儆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良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相仇害

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為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溧港諸溪之淤塞者溉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獲遂倍他邑瀕河低窪者輒趣民築堤堰咸鼓舞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隣境騷然而毘陵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蹇鈍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為民之心早夜矻矻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畫社倉興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狗張某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鬻人已久贖之未當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反言其

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既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既面辭復為書陳請其畧曰毘陵領邑八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既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顧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為萬不可膺此調者日前常州之案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叅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即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某在官少有

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
至卒不聽且令申理前案前時張某籍沒先生
方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由而董張兩家騰
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置不與辨其在官也日閉
閣理民事於大吏同僚往來及搢紳就見儀文踈
濶至是無為分解者雅公初撫蘇不察也以江陰
署令不謹事牽連劾議鐫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
辭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
後為莫逆如蕭曹郭李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
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蒂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

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
夫役屬縣代買食米為言先生坦然聽鞠羈吳二
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
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為念
日杜門著書自得毘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
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大小必竭思慮坐是日勞
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落卒不長享嗚呼可痛也
已先生為學探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
念菴語要意在兼集衆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
不露雖素所知交及從遊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

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已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斲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為貴定其志恢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為簡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於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為文不炫竒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醇龐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庄類稿若

干卷居吳時所自輯也輯成後數月卒於邸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郡增生光琮尚幼女二長適同邑諸生唐廷魁次適奉新舉人帥家駿嗚呼先生志在經綸天下少時慕易堂經世之學從梁質人先生遊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岍兄弟於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觀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擘畫事理動中窺會乃連蹇一郡枳枒挫折不得展其猷為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

行狀
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然先生
既死越二月雅公奏覆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
其喪云子光理將卜葬於某鄉某里道從遊久不
得以不文辭謹述其歷官行事之可見者乞銘傳
於有道庶幾天下後世知先生之為人景仰而私
淋焉一綫之寄不至墜失亦先生之志也歎門人
陳道謹狀

黃靜山墓志銘

雷鏞

靜山諱永年號崧甫江西廣昌黃氏祖諱蕃父諱
紱歲貢生靜山官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時贈封
祖父如其官靜山少嗜學入深山自汲爨讀書者
十年博覽經史子集古文學易堂家法既而嗜濂
洛關閩書沉心體味以期於自得爲諸生十八年
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官刑曹敝車蹇驢入署
理案牘歸則閉戶手一編罕出入人以爲怪越六
年始授河南司主事相國西林鄂公聞而器之公
卿多保任爲御史秦公蕙田官閣學舉以自代靜

山落落如平常歷三年晉員外郎又二年晉郎中
安徽巡撫某劾宣城令段雲翮不稱職民大譁乃
更劾其聚衆將逮問御史言其中或有隱情靜山
奉命往同督臣會鞫令得不寃歸奏稱旨授
平涼知府靜山念父母老久不得歸省而平涼離
家且七千餘里乃具劄陳情乞近地上許之改
授鎮江迎父母以養一年復改常州蓋制府尹公
奉命揀選特調也靜山官刑曹如在深山守外
郡如在刑曹交接迎送缺如唯矻矻治民事人益
以爲怪而巡撫某劾前守徇豪紳枉法款過甚紳

素輕財任俠謗蜂起遂歸靜山新制軍未及察也
撫他事劾靜山聽勘當是時僚屬私相嘆息無敢
爲靜山言者越二載事乃解靜山以得歸養親爲
幸其父母亦日夜望其歸無何櫻疾遂不起悲夫
靜山治郡疏漕渠濬支港築堤圩皆先事爲民區
畫故年凶而民不困在常州僅年餘方欲增社倉
修復東林書院次第以舉其職而官罷矣卒時年
五十有二所著有希賢編春秋四傳異同辨崧甫
文類南庄類稿白雲詩鈔靜子日錄共若干卷藏
於家子男二人長光理郡增生次光琮女二庠生

唐廷魁舉人帥家駿其壻也靜山與余交最篤其
門人陳君道具狀來請銘其墓銘曰
循正路乃坎坳涉中流忽風波泉扃永閉兮不沒
者多

南庄類稿目錄

卷一

經說

讀二南

讀邶

書鴟鴞詩後

讀臯陶謨

讀亂征

讀八誥

興說上

興說中

興說下

周禮九夏左傳三夏說

卷二

辨攷

春秋四傳異同辨

六宗祀典攷

卷三

史論

趙盾論上

趙盾論下

項籍論

汲黯論

魏元忠

狄仁傑

顏真卿

許遠

張巡

寇準

韓琦

范仲淹

歐陽修

司馬光呂公著

蘇軾

卷四

書

與族祖造侯先生書

與饒近韓書

答涂于岸論傳習錄書

與高守村書

上王方伯書

上王少司寇書

奉李穆堂先生書

上方靈臯先生書

答方靈臯先生書

奉陳秉之先生書

答陳撫軍書

上尹制府書

答道源書院山長黃思亭書

上尹大司農書

與陳元若副使書

與雷翠庭書

答顧總河書

答黃培山書

答秦味經侍郎書

與劉蘭谷書

答彭座主論范香溪先生集

與涂于岸論心說書

卷五

手簡

與饒近韓

與涂于岸

與彭祖硯

與彭祖硯

答朱上舍

與涂于岸

答帥宗德

與王毅齋

答涂于岸

與方靈臯先生

與蔡次明

答方靈臯先生

與陳紹洙

與是仲明

答彭芝庭座主

與陳紹洙

與干企周

與陳紹洙

與彭祖硯

荅彭座主評某君集

與是仲明

荅吳舉人

荅彭芝庭座主

與陳紹洙

與陳紹洙

荅彭座主

與是仲明

荅彭座主

荅祝人齋

荅是仲明

與陳紹洙

與涂榮詔

與朱生

與謝生

卷六

序

周易輯說存正序

京口浚河紀畧序

蘭陔圖序

明水山房集序

雷貫一文集序

劉蘭谷文集序

陳元若奏稿序

日省錄後序

王侍御詩集序

芝庭先生詩稿序

立堂詩稿序

魏右石詩序

匡遊草序

涂贊皇今文遺稿序

黃岷雪文稿序

吳郎中制藝序

送王方伯復菴先生陞左副都御史序
贈涂于岸序

送方靈臯先生歸江南序

送舒理臣改官教諭南歸序

送張健夫之任澄邁序

送陳生序

旌表節孝劉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雷母李太淑人七十壽序

旌表蔡節母 敕封林孺人六十壽序

陶吾廬先生六十壽序

卷七

記傳

普濟堂記

游玉簾泉記

重修平西壩河堤記

龍溪黃氏節婦碑記

慕廬記

曹健羽傳

卷八 敕贈孺人

例贈太夫人秦母浦太夫人家

遊傳學堂記

張文學家傳

卷八

廟碑誌銘

墓表

行狀

祭文

敕封顯佑安瀾之神吳城張睢陽廟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加五級贈太傅朱文端公墓誌銘

誥封奉直大夫簡州知州原任上高縣儒學

教諭黃君墓誌銘

文學楊君墓誌銘

勅贈孺人待贈宜人陳母楊夫人墓誌銘

勅贈儒林郎禮科給事中

例贈資政大夫

禮部右侍郎秦公墓誌銘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例贈中憲大夫

傅太公墓誌銘

敕封承德郎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

允兼翰林院編脩

例贈通奉大夫刑部

右侍郎考授州同知鄉飲大賓彭太公墓

表

舉孝廉方正方君行狀

祭涂贊皇文

祭侯丞文

毘陵賢守駱公竝祀施歐陽二公祠祭文

祭劉文恪公文

文學王立民墓誌銘

南庄類稿卷一

廣昌黃永年靜山著

讀二南

吾讀二南嘆周王化之基之厚豈惟太姒之德自古公公季之世周姜太任儀刑相繼於岐西之國者至深且久太任身有盛德生子有文王之聖當周命維新之日思得淑女以為之配者益汲汲乎重且切然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者其諸太任求以繼其內則之理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宮人所親睹於太任者與故曰續女

維莘長子維行說者曰纘女纘太任之女事長子太妣也故曰太妣嗣徽音而造舟親迎文王爲世子大昏之禮蓋關雎之作當在公季之世暨乎西伯受命典南國其化鬱積旁魄衍溢而南也六州士女漸浸涵濡雖江漢之遠汝墳之逼近朝歌皆懷仁畏義商辛妲己之淫訥有不能染何其盛與故周一受命而官禮作雅頌興蓋生民以來匹妃之隆未有如周者也此二南之基所以厚也南之爲詩無以別乎曰周南篇十有一名南篇十有四自兔置羔羊三數詩而外皆言女德名南猶有角

牙之獄標梅之求死麇吉士之誘周南和平粹乎其無疵焉意其詩殆多作於文王之世南詩漢廣二篇次於周南明有三分有二以南紀詩之實也若名有采邑在西伯伐崇徙豐之時踰年西伯崩先此未有名地孔疏據箋謂甘棠行露二篇巡民決訟皆武王伐紂之後名公爲王官之伯時事若文王時名公不得爲伯庶幾近之何彼穠矣則東周以後詩也其他世次不可考矣意多在武成之際乎南何以周名分也曰史記成王之世周名爲三公分陝而治陳風譜詩在周公制作之日豈詩

之作于國中與陝東南者繫周南作於陝西南者繫召南與要皆文之化也二南一南也毛公以關雎麟趾爲王者之風故繫周公鵲巢騶虞爲諸侯之風故繫召公疑非周召之所以分也孔疏又以爲六州被二公之化故分繫周召尤戾於義矣其以南名何也曰周詩有南豳雅頌其詩無刺故用爲燕樂射樂鄉樂房中之樂與民風之有謠刺者別矣太師所譜東都有風而西都獨無成康之盛雅音播于朝廷畿地豈無謠咏蓋其詩純美者列於南矣不別爲風也黍離雖作于西周之地與南不類故列于東都之風東遷之後王姬下嫁能修西周之舊典詩反附于南也其諸舊附于南與抑孔氏之錄之與不得而稽矣王氏詩疑乃竝甘棠退于王風且又削野有死麕一篇固哉王氏之爲詩也

讀豳

左氏傳吳公子觀周樂使工爲歌周南召南邶鄘
衛鄭齊豳秦魏唐陳鄘以下此孔子未刪詩以前
周太師所掌詩之次第云爾今毛氏所傳詩次第
後秦魏唐豳次十二國後而七月一篇與二南皆
入樂異乎邶鄘衛以下之詩雖次十二國後也實
承南之後其聲兼雅頌故列雅頌之首吾知爲孔
子所更定無疑也秦之後魏唐也封國後也顧氏
炎武曰豳詩不屬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
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而作可謂善說詩矣顧蒙

以謂周公陳王業作七月而豳之詩皆周公所自作與爲周公而作者無他雜篇什蓋以著周室之治亂周公之道之興廢係於此焉無豳則無雅頌矣當羣叔流言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內之重臣如二公同母弟之賢如成叔冉季無有爲公白者吾意成王之疑貳日久東人之造亂計謀日益深公之處危疑日益甚觀夫三叔武庚奄淮夷徐戎之叛公竭數年力征經營而後定向使天威不動居東不復四國煽動西土不靜其變殆非二公所能任者周之天下殆哉鴟鴞之詩所以預痛於毀室也當此時何有於致太平興禮樂乎故存風雷之事於金縢而蒼東山破斧於豳以著周室之亂而復治周公之道之廢而復興周之太平所由以開雜於齊秦列國無以見其義矣故知爲孔子所更定無疑也

書鴟鵂詩後

七月鴟鵂皆周公為成王作七月一篇讀之如風
 日霽暄百物煦嫗豈非國家閒暇大臣從容敷陳
 格君之盛與一變而為鴟鵂啾啾乎其音之傍徨
 噍殺也卹卹乎風雨如晦抱憂危而無所告也其
 詞與易繫載鬼張弧來如焚如同日迫天一休迫之未陰
雨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言四
國造亂及尚未動亟思備變而周得國諸所以造
邦者未有東方之變已在其意雖有托而甚顯聞
即毀室之禍可立見也者可以懼矣王覽之亦未敢誚而已未有動也二
 公者豈未之見與何未聞一言也次於七月聲詩

之變悲周公之志也

讀臯陶謨

帝舜時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最多禹相舜功在水
土尤鉅凡禹所言卽其行臯陶職在明刑是謨乃
言治國家天下之全于帝蓋惟君與相得以盡行
之爾其言體備道醇條理精密可以開萬世太平
者後世中才之主皆可以力行書之謨訓未有或
之先也其言以九德辨人視帝命教胄子爲加詳
言其人之有德者必驗之以事其德之偏全多寡
無所遁卽因人受事可以銖兩輕重次第而不差
故曰九德咸事蓋造士選士官人之方悉備焉後

世言立事每偏重才亂爲九德之一克敬則才卽其德後世離德論才德非德才非才矣秩敘命討國家經世之大法其原皆出于天其事之得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心皆天心也人主順乎民卽合乎天而天下歸之矣生民以來未有易此者也而幾之一言尤爲羣言之首二帝所未發者是以禹承其意曰幾康帝曰時幾蓋國家安危興壞善敗所由出自臯陶發之先聖後聖無不于是兢兢焉二臣者相與咨難稱美拜起于帝前帝惟恭已以聽復道之使言帝之心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也

讀亂征

后羿距太康代夏政湼滅羿湼子澆殺斟灌斟鄩
 遂滅夏后相夏之不祀四十年夏臣靡宰相子少
 康收二國之燼能撫夏衆以滅澆而復禹績其事
 見魏絳對晉侯周太史辛甲虞人之箴伍員詔夫
 差春秋卿大夫語前世掌故非傳疑者亂侯承王
 命征羲和存於夏書假如仲康能以六師討戮有
 窮視征羲和何如而少康起徒步誅累世篡逆之
 賊以復禹祀中興之業生民以來前此未有也其
 時史冊必有書有書孔氏斷無錄亂征而不錄少

商戶類和 卷一
康之冊豈誠夏史之闕文與今所傳書序百篇亦無之書序不足道也蓋書之遺軼也多矣論語述堯咨舜孟子稱唐虞之際堯薦舜于天禹薦益于天暨舜禹益各避其君之子而皆不見于虞夏之書可知也

讀八誥

余讀周書八誥嘆周人服殷之難如此非周公莫能爲也大誥討叛也多士多方懼居洛之復不靜也康誥酒誥梓材繼大難之後諄諄於殷餘民之難保召誥洛誥雖營東都而遷殷頑爲至大故曰作大邑于茲洛余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八誥皆爲殷作也當紂滅亡之日殷歸周若流水無復有念商者紂之自絕于天周無利于天下之心微箕知之殷之故家世族遺老舊人未必能知而商先王六七聖賢君相繼之遺澤久之謳思又悲

念故君之所以死必有勃然不直於周者其故家世族剛鷲有爲之士以武庚可奉殷地甲兵可部署而動此故家世族剛鷲有爲之士非所謂商俗靡靡庶羣自酒者也其師以義動而又有周三叔共傾心以爲之謀主足以動搖西土煽誘天下而塞周人之口其陰謀之伏周之始喪卽用間爲流言使周內相疑貳能去其勲戚之重臣其勢可謂烈矣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則知當時東師指斥周人挾三叔爲詞謂宜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矣曰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則知周之多邦舊人已盡爲其動搖指三叔爲詞倡言東師之不可禦矣所賴以同心者曰民獻有十夫而奄淮夷五十國羣起爲商助周之孤危其勢岌岌如此周公起退避之餘承命帥師而東誅祿父鮮流度絕處遷奄滅五十國封衛攻洛徙邶鄘累年而後乃定然周公處之欽欽若甚無事然者其誥多邦也不過言周先人締造之艱不可棄四國蠢動比之于友伐厥子未敢聲罪

殷人加以畔逆也一二主謀而外誅戮未嘗濫及也誥殷遺多士殷侯尹民第反復于天命之不可僭殷先王之所以革夏見周之受命猶殷非利天下也故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稱殷曰天邑商稱多士曰商王士仍故國之號不強臣附之也其自稱曰小邦周曰我小國言之不足如是也蓋聖人之居心也公其自處也厚體物也周雖當危疑震撼之時能從容盡萬物之情而物莫能過首惡既誅東人可以德服不可與力爭也釁起於三叔商之故家世族遺老舊人皆爲商周末可加之罪

也其經營措置俾之宅邑繼居臣于我監教告所布皆忠厚惻怛之誠無有忿疾于頑而東人之意消故命庶殷庶殷不作遷居西爾讎民順命東都既定自留治洛使之優游式訓潛消其悍跋戾憤之氣自歸于王極而孟侯之封殷餘民七族在衛者皆殷巨室也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殷之巨室當通其情而後可服也聖人慮物之周各得其所如是故曰非周公莫能爲也畢命之時去多方之世亦已久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可以見周人之于殷也數十

年之久二三重臣相繼爲理其兢兢皆在於此孟子言文王王之難以謂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豈謂歸周之後其變而難服也又如此蓋殷先王世澤之深且遠六百祀養士忠義之盛而周公之開誠心布公道所以服東人者一以天地之心爲心皆可爲後王法也

興說上

特立乎一世之謂興創所未始有之謂興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後世道衰學絕士莫有以豪傑自待昧明矚聰蒙頭局知潛潛焚焚詹詹懨懨蟻蠓生死於甕盎斥鷃翱翔衣被土偶而病夫垂道也真志不立真氣不生光嶽之靈至是而弗章聖言至是而無用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夫木斲根弗茁火絕膏弗揚人才息其種弗興古之善興者如春氣爭華戰士鼓朝勇夏雲漲天興之道一曰志次曰氣次曰才次曰力何謂志志也

者神明之所之深而力立萬物之表而無形行天
潛淵貫乎百世上下而無紀極不用之則荒散用
之則蔓并用之則堅銳莫敵越王勾踐破吳漢武
取馬大宛使移其精銳用之於正道鬼神且辟其
鋒無弗成無弗遂也故志莫強於斷然而緩所以
用其銳下所以增其高虛所以防其盈堅所以忍
其苦而要於成何謂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項王氣蓋世朱徽公豪氣蓋九州故排危撐孤
非氣不立不固性命之要眇道德之崇閎三才之
博且奧古今世變升降經術事功文章之魁奇雄

駿也明之形之函之負之緼之填之攝之而星羅
州次經經緯緯而不可亂也運之鎔之如覩魄行
如歐冶鑄無有壅閼停滯也若是者氣一弗至則
頽敗萎蕪如棟腐壤朽不能支旦夕礪鈍以英立
慳以剛擴隘以弘韜光以晦黃河萬數千里橫絕
宇宙洪崖立萬仞俯臨丘垤其氣然也昔者禹治
水天下崩潰四出疑無所措手足禹則一一有方
略次第以使之由於地中行所無事疏之導之淪
之排之鑿之決之掘之注之入之滙之瀦之陂之
故八年而功成今百家紛綸正道壅鬱羣表眩指

亂俗橫流攻讎戡定剪榛棘披雲霧使天晶而日
明康衢出而四達疏通條貫皆必有其方略次第
而後可不勞而理故出嶮惟才如是而終之以弗
息之力強弩之末不貫縞行百里者半九十爲山
虧一匱故又善持其終四者闕其一未有能濟者
也而志爲基之譬諸木志植其本氣茂其幹才暢
其枝發其華力竣其實本不植則幹枯而枝萎華
息何有於實故志定而蓬蓬然勃勃然如駿馬馳
如怒水決如此而氣張而才駛而力旺蠹賊木欲
蝕志輕鑠氣雜耗才惰若力故君子又防其弊鳴
呼大賢君子之不世出也久矣道德之興也無異
也矣循吾說而進之其有起乎

興說中

漢以來禮廢樂弛六藝出於焚餘斷脫先聖之道
塞而天地正大磅礴鬱積之氣間有所鍾二帝三
王羣聖人之業學者猶有所尋逐故漢氏之能興
者司馬遷興於史記董仲舒孔安國劉向揚雄毛
萇鄭元興於經東京而嚴光始以其清風峻節興
繼此而郭泰李膺陳蕃范滂遂興於激揚清濁矯
矯尚名義三國崩分諸葛亮以忠義王伯之畧興
蜀漢魏晉六代士皆莫能興中國無君臣上下父
子禮義衰夷狄橫士尚跣跣崇浮誕習老莊滅周

孔嗜利無恥而陶潛則以其高隱興於晉宋王通以教授興於隋皆能興者也至唐而孔穎達賈公彥又以經義興韓愈以古文原道關佛興宋歐陽修以聞韓氏之風而興五代凌遲風衰義絕范仲淹大興名節作宋士氣由是而興者有胡瑗有李覲孫復石介而周子程伯子叔子張子朱子乃以聖道興一時邵雍司馬光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傅良亦皆興宋亡而文天祥謝枋得以死節興由宋以前遞興遞廢士或興矣而道病未大明宋而後海內竝興於正學黃幹真德秀許

衡姚樞吳澄金履祥許謙吳萊黃潛之屬繼繼繩繩士勲業未大顯於時道德未盡比於數子而人才經術之盛浸浸乎軼前代而配二周也且數百年初明而宋濂承中原文獻以鴻文碩學興洪永而降耗矣薛瑄胡居仁又聞朱氏之風而興王守仁有掘興之才而病於道由漢而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也是數十君子者或著之文章或顯之行事或蘊之道德或功著一時或及百世或創所未始有或恢起前烈要當天地晦冥斯文剝喪歇絕之秋而以其獨力爲於舉世之所不爲柱狂流障

萬川破鴻蒙開羣瞽其精神視四海爲閩闕古今
爲宵旦斷於確然之志成於終身之力而炳著於
天下後世蓋扶輿之全氣必有所洩而斯文之靈
肇於人心且憑依之以爲壯剝之上九曰碩果不
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此時也有大力者
以挽維之則天地息而復萌日月晦而復更人物
閉而復出無大力者以挽維之淪胥滔滔譬彼舟
流孰知所屆魏晉六代之世可以觀矣子昂曰前
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
涕下悲夫余仿自漢以下振古之士而可以扶衰

立悞者於文章曰司馬遷曰韓愈曰歐陽修曰宋
濂遷孤騫闊視氣吐內千載天漢之世一人也愈
於元和修於景祐皆負蓋世之氣爲斯文中興濂
遭時會功在制作於事功行誼曰諸葛亮曰范仲
淹亮有君子之道仲淹修賢者之操于道德曰朱
子集羣儒繼絕業開無窮大而精深閎而無外漢
以下未有也蓋學莫要於知性而事功行誼文章
必有其本而非氣昌而力盛懼不能明道以有爲
遷以下所爲有取也嗚呼由漢以來千有數百餘
歲相望者如斯也蓋三代以降士風莫盛于東京

而正始敗之學術人才莫隆於兩宋綿延至於初
明降而遂息其興其喪所從來遠矣

興說下

或曰蕢荼羅生而芷蘭亦長合浦之珠玉河之玉
代產海內億人之衆謂無軼倫之才吾不信也然
則何爲其興之難與曰勢之所趨重與其積深不
可轉也今夫崇山之壓也物無不下江河之潰流
束薪莫補海內風氣之翕忽擁搨勢如此矣其驅
之也迅疾甘之也深入緘滕之也牢固而無少隙
縫月引歲深傳染癥結與運俱流秦人生子而腹
諸齊人及其長也父母乎齊人耳已其子孫又祖
考齊人也問以秦人不知也其見見聞聞者以爲

南戶類稿 卷一
是固然如此矣吳民長未滿五尺驚然負於侏儒
及見魁人侏儒大怖之目以頂天夫其不爲吳民
之驚於侏儒乎又不爲侏儒之頂天乎魁人乎今
夫雷霆震而百蟄起禹負神力而拯滔天之溺沃
土之田以集節稷豈不亦秀實哉陸象山講義利
聽者汗流泣下其興機與君子遂如勢何自立而
已矣

周禮九夏左傳三夏說

吾讀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
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識其名數而已孔氏
疏曰王夏惟天子得奏其肆夏諸侯通用之故左
氏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鄭氏曰肆夏詩也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
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而外傳復益以繁遏渠之
名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以肆夏繁遏渠分繫三詩而未嘗指繁遏渠更爲
二夏由內傳肆夏之三之文合以鄭呂之說意三

詩乃肆夏之三章同爲肆夏周禮九夏之一云爾
獨韋昭之說不然別繁于過以肆夏更名繁過爲
韶與昭同夏渠爲納夏以謂爲九夏之三杜預左氏
傳註從其說是以頌一章當一夏得毋泥于穆叔
三夏之言于周樂歌鍾節次又未審與周樂每一
奏凡三章三章旣卒然後始變而樂乃一成以小
雅鹿鳴皇華四牡南陔白華華黍魚麗嘉魚有臺
大雅文王大明綿觀之皆然聲音節奏必如是始
暢鄭氏曰夏大也九夏樂之大歌九也夏爲樂歌
之大固不可以詩一章當一夏矣又按儀禮大射
燕禮肆夏納夏皆可通用昭夏惟奏于牲出入天
子所以享元侯五等侯暨元侯五等侯自相享似
用之非其地吾所以疑韋氏之說不可通而據左
氏肆夏之三之文以爲是肆夏之三章周禮九夏
之一云爾其穆叔之言三夏三詩皆肆夏卽皆可
以夏名樂崩詩壞學者抱殘編斷簡徒以其意考
論先王之遺制烏從而盡徵之而盡信之吾又以
掩卷而深太息也

南庄類稿卷二

春秋四傳異同辨

廣昌黃永年靜山著

吾治春秋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四家言曰撫其恠迂驕駁拘牽附會牴牾與經旨相亂者稍爲折衷而闕其不可信已復廢卷嘆也曰嗚呼六經獨春秋孔子所自作孟子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之業必曰孔子成春秋而孔子自言亦曰知我罪我其義止竊取之蓋未嘗不自矜慎貴惜也當時七十子之徒道術莫醇於會閔而文學莫盛

於游夏聖人宜授之使卒業於此顧何以屬之正
明游夏之徒且曰一辭莫能贊以轉授其弟子顧
能發明之無謬於聖人之旨耶是聖人之春秋一
再傳而已爲郢書燕說捕風捉影何有於千百世
之後此不可解者也諸儒之失其大者在於學不
得其統宗以方隅之見求聖人之經於訓釋又叅
以臆見傳聞之雜出故多不軌於正要於一而善
言春秋者惟孟子後之學者因是猶得有所尋逐
彼其去聖人之世近而學得其統宗故也嗚呼今
吾去聖人二千數百歲之久識聖人之書於燒焚

散亡後儒區區補綴之餘其文字篆隸屢更書縑
紙再易謬訛脫失附會莫可究詰烏從盡信之以
爲皆聖人之舊與此百家之論所以尤貴於深思
而慎擇也故善治經者當如孟子論王制封建井
田諸侯喪禮等曰此其大略也又曰吾於武城取
二三策而已矣噫抑不獨春秋爲然矣

其官爵名氏各以意斷牴牾矛盾如聚訟如射覆
使經義墮雲霧者十有一

隱元年

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一仲子也左公胡曰桓母穀曰惠
母左曰繼魯夫人公穀曰妾也一賵也左曰子氏

未薨公曰告喪一宰也公曰士胡曰冢宰將何去何從耶按經義總著天王之失下賙妾母耳桓母惠母吾惡乎知之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蓋魯有兩仲子諸儒傳聞是以有紛紛之說準以情理穀爲較優蓋桓母之卒在明年十有二月經書夫人子氏薨預凶事非人情又以文九年僖公成風推之俱繫母於子禮妾不得以體君仲子爲惠妾曰惠公仲子是繫妾於君矣故曰穀爲較優其宰之爲士耶冢宰耶吾惡乎徵之士來賙也失也冢宰來賙也亦失也二年夫人子氏薨公曰隱母也

穀曰隱妾吾惡乎知之然考魯當時國母無嫡孟子先卒聲子仲子俱不得稱夫人隱攝妻亦不得稱夫人以下五年考仲子之宮推之似子氏三年之喪畢隱別爲宮以祀公曰隱爲桓立爲桓祭其母也子氏疑當爲桓母仲子仲子不得稱夫人而稱夫人隱始終以嫡子之禮待桓故以夫人稱子氏以寵異桓此隱之失也公穀隱母隱妻之說疑俱非也穀於仲子之宮亦曰惠母不如公羊說於情爲近且於經有徵然經義總著妾母別祀之非視成風敬羸居然竝嫡尚猶有間此志失禮之漸耳

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年三尹氏卒

左曰君氏聲子也公穀曰天子之大夫也歐陽永

叔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取焉烏有聲子而

稱為君氏者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曰父

在故名公曰天子之下大夫胡曰宰冢宰渠氏伯

爵糾名宰而書名貶也胡遇宰即以為冢宰歸則

冢宰也來聘冢宰也周雖不振亦無事以冢宰僕

僕趨奉侯國使他國盡如魯數十冢宰奔命不給

矣又以宰咺比例謂咺未受封故但書官糾則以

諸侯入相或已相而封故兼書封引漢制為比以

本無可證之獄情為莫須有之讞決愈深愈遠緣

泥伯爵糾名耳伯糾安知非字耶此但著天王來

聘之失宰必冢宰耶伯爵耶糾名耶非執魯舊史

周桓時官籍對冊而稽吾惡乎取信而惡庸辨之

年五仍叔之子來聘左曰弱也公穀曰父老子代從

政胡曰譏世官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俱無考以為譏

世官於義猶有取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曰齊仲孫湫

來省難自明公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

亦云然魯慶父忽變為齊仲孫又從而為之說其

所引子女子當時齊魯間學者好為新異如此以

此傳聖人之經其兒童之見歟

僖八年

禘於太廟用

致夫人左曰哀姜是致莊嫡既死之夫人公曰齊

媵是致僖妾生夫人穀曰成風又致莊妾尚未死

之夫人何從耶今夫斷獄者憑兩造之辭折之以

情衡之以理雖不中不遠既而懼其失也曰吾訪

諸邑人之論焉其說愈紛則其見愈惑已而遂取

決於賄鬻偏袒之證其誣陷為不可窮決矣胡氏

之說母乃類是既惑於二子之夫人無可據遂援

左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穀以夫人為成風而歸

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為夫人噫吾惡左氏誣

妄正在於此友果如是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

誅二兄服國人耶史氏之誣不樂成人之美如此

胡反據以為証是聖人之春秋乃聽用左氏誣罔

之言而作耳棄經信傳不可惜哉按經義乃著魯

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

說見下

其夫人之為哀姜耶

齊媵耶成風耶吾惡乎知之必求其可據左為稍

優

杜預曰哀姜淫而與殺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

是故論古者貴折衷之以情而又必論其世

成六年

立武宮左曰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杜

預曰文子以鞏之功築武軍孔穎達曰如

宣十年邲

之戰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蓋文子為是以誇勝齊

耳襄十年季武子作林鐘銘魯功亦此意公曰武宮

武公之宮也胡從公夫去武十一世孔穎達疏本

忽為立廟何為乎此不論世之過也明堂位援此

又為武世室之論

其憑虛橫出義例各以意懸揣如搏虛如扣盤已

而堅執遇不可通輒遷就說者二十有五年隱七年滕

侯卒左曰不書名未同盟也穀曰滕侯無名狄道

也穀何據以滕為無名為狄定文之諡見於孟子

無名何以有諡

桓二年

滕子來朝胡曰朝逆賊故貶

爵稱子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退諸侯此由過

泥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遂誣聖人於千百載

之上冥冥不可知之中而使自畔於為下不倍之

義先儒固已有非之者且夫王者之法罰弗及嗣

春秋惡惡短滕自朝桓後終春秋之世但稱子弑

君之賊偃然無恙乃獨罪一朝者使其子孫世世

罪終至於不赦聖人何故忽加人以三代聖王未

有之法是故引義貴平平則達膠於東者阻於西

畫於方者廢於圓詔吾之昆若弟私以為是者不

可以行於鄉黨二杞侯來朝何以無貶公穀杞皆
曰紀胡遂謂紀懼齊滅求援於魯非為朝桓然經
固明以來朝書矣且杞侯來朝自見下安得盡以
杞作紀又七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左曰書名賤
之公穀曰失地之君故名本無事求深胡曰貶朝
逆賊也夫勝則奪爵杞紀俱無貶穀鄧又書名聖
人之法奈何糾紛不可窮詰如是勝何以不名耶
鄧穀何以不奪爵耶夫經於勝杞諸國黨逆之罪
書來朝自見矣奚待書名削爵乎然則勝曷為書
子先儒謂時王黜之胡以為非吾疑爾時周之黜

陟亦時間有但恐不能加於強大又不當盡耳莊

六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二邾子附

庸之國也始見於春秋書字隱元年公及邾儀盟于蔑書名莊

年邾黎後皆書子莊十七年邾子克卒傳謂其數

從齊桓桓為之請於王進爵為子此其陟可明據

者也然則其黜安見其必無耶又薛爵侯也隱十

來朝書侯莊三十一年卒書伯杞爵公也桓七年來朝書

侯莊二十七年來朝書伯僖二十三年卒書子文十年來朝又

書伯豈聖人進退如是靡定耶沙隨程氏以為春

秋時小侯事大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爵位崇卑

小國不堪於誅求寧自貶以從降禮

昭十年平正之

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次曰鄭伯男也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然則滕之自桓以後書子也其來朝悉

從子之禮也薛之書伯也杞之或侯或伯或子也

皆從其來朝之禮從侯從伯從子書之也此最論

世通識是故非天子之黜也亦其自降也必以聖

人爲奪人之爵春秋奪爵者三小國之外無聞焉

齊晉諸國罪大惡極之事何不奪之是春秋乃畏

強鉏弱也所謂不可通者也其又遷就說者

桓七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與

四年

來聘失等耳何以無貶辭

胡謂名冢宰於前餘無責焉按家父亦不可以名

說耳如可以名說又必爲春秋獄詞矣經於此等

本正大明白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與

十五年來

求車并前歸賙來聘皆此意聖人之心原未嘗加

毫末何事於官職名氏上紛紛勞攘耶

莊元年

王使

榮叔來錫桓公命胡本啖氏謂王不稱天寵篡賊

也論嚴正視公穀爲優近世顧氏炎武謂疑只是

闕文桓立而書公楚商臣齊商人弑君俱書侯

文十

年書子

文九年

何獨貶及天王耶

十年

王使榮叔歸舍

且賙王使名伯來會葬胡亦曰不稱天譏王也前

名家宰此王不稱天夫均一賄妾母之失也忽歸
獄於使者忽貶及於天王聖人作經示後世不宜
出入顛倒使人眩惑如是且天王之號獨見於春
秋他經止稱王顧氏謂以別吳楚諸國僭號耳疑
此當為聖人特筆非魯史之舊忽加之忽削之以
謂聖人匹夫不妨予奪其王如此或者聖人無是
也夫子曰吾見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是故
能闕疑必無遷就不可通之失不能闕疑故愈深
愈舛桓四年闕秋冬胡曰削之志當世之失刑果
如是是聖人憤激當世無可奈何歸其罪於天去

其二時是春秋怨天之書而聖人春秋之道無王
無天也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有十月無冬又何說耶顧
氏亦以為闕文或傳經者之脫漏與僖二十八年冬無
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十七年冬十
月有朔無甲子桓三年至九年至十七年無王桓五年
甲戌已丑皆是類也穀梁桓無王之說疑亦附會
書公即位桓罪明矣奚待去王以為貶耶又文十四年
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仲孫忌不言何皆是類也余
疑定元年春王無正月公穀胡皆謂定無正故不書
正月夫昭之見逐旅死於外定即位之緩制於季

氏直書于前後其罪自明何必於此削正月使春

王二字直如後世斷爛朝報耶桓二年華督弑其君

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據左督以孔父之妻故殺孔

父弑殤公而以殤好戰父為司馬民不堪命為辭

則孔父不為無罪公穀曰義形於色憑虛無實據

孔父穀曰字胡曰名按未有嘉字而父名者家父

字也華父亦字也又引劉做為名君於上不可字

臣於下然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仲字也下書突歸

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字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矣

胡權變之論所謂遷就者也又謂祭仲稱字尊王

命貴正卿然則宰咺宰糾非王命耶又何以作貶

書耶按此見執之始不以其罪或魯史舊書字聖

人何從更求其名書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

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顧氏謂從逆者而言謂

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猶詩

言韓姑左言息媯將歸過蔡假而書曰逆季姜於

紀又曰王后歸於京師初學亦知其不通說最平

易公曰稱王后王者無外又曰雖為王后猶曰吾

季姜說已傷於巧胡又鑿深為天下母儀婦道之

說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曰齊人殺哀姜已

甚穀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哀姜肆惡通慶父殺

二君桓殺之宜矣不書姜或桓早絕之於桓何諱

耶四年齊侯侵蔡蔡潰遂伐楚胡曰遂齊侯專也按

桓伯莫切於攘楚養銳已久侵蔡蔡潰乘勝直前

楚之摧抑于是為始齊此舉係天下大勢前二三年

再書盟江黃蓋楚不易動如此不當以遂事例例

之桓假名義不待於此時責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

於洮鄭伯乞盟公穀曰洮之也何見為洮二子好

臆度鑿新又不入情胡曰王人下士亦恐泥定王

位大事不宜遣內臣之微者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公穀曰不稱姜貶喪娶喪罪不在姜胡

曰夫人與有罪與有罪不宜獨貶夫人杜氏註孔

氏疏俱作闕文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曰盾弑

君此其復見何公何據以為弑逆不復見經二十

國之君今年弑君明年書公侯偃然列中國會盟

何獨盾耶盾賊臣之魁公穀皆巧為寬縱別有論

其妄生罪狀顯與經異一唱羣和出奴入主使經

義晦蝕者四僖二年城楚止經無貶辭左忽曰封衛

公穀附之胡益深文經言城衛未嘗言封衛衛懿

雖滅文尚存何用封耶胡強經而從傳後人又棄

經從胡以此說經宜乎歐陽子之欲盡廢傳也

四十四

年諸侯城緣陵左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杜氏謂器

用不具城池不固孔穎達曰經言諸侯皆譏辭如

文十年盟扈年十七會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為也又

曰諸侯無功也公胡皆援楚止城邢例按此諸侯

不序見桓末年伯衰不能整齊畫一諸侯耳年十四

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最明確曰鄆

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

而使來朝公穀曰遇同謀也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胡附之誣獄僖公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

得與鄆子遇於防亂男女之別僖公秉禮之君必

不為此按季姬不係於鄆中絕也年十四季姬歸於

鄆杜預曰來寧不書歸書者明中絕昭十年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據左公是許世子自合藥以飲其父

而藥殺耳穀曰不嘗藥胡亦曰不嘗藥夫嘗藥之

說本禮經然學古者過泥則愚藥與病反參苓投

之而殺人嘗者無恙而病者殆矣侍君父之疾孰

謂僅以嘗藥為慎乎

其四氏之說俱無當經義者二年閔二禘於莊公僖八

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按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

以始祖配之魯之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上及
 文王禘于莊公是不于周公之廟矣禘之禮始紊
 用致夫人是合先祖序昭穆禘與祫始混而無別
 矣常禘不書此獨書者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四傳皆未及此義于涂登曰按左氏援經書吉字疑
 于經義未盡不當但禘義尚少
 發明是有憾耳致主禮當行祫祭然亦惟致君
 主行之若夫人則否禘太廟之失或并在此
 其事案義例牴牾矛盾折衷其近情理者而闕其
 不可信者二十有二年隱元不書即位左曰攝也公
 曰成公意也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為桓立桓幼
 而貴子以母貴也穀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
 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夫曰扳已而立之是隱之
 立由眾志也曰勝其邪心以與隱是先君立之也
 子以母貴是桓當立也探先君之邪志是隱當立
 桓不當立也牴牾如是誰從耶按禮諸侯不再娶
 無二適公羊母貴之說不可通隱探先君之志穀
 說當是也隱始終以嫡子之禮處桓而自居於攝
 以惠公改葬而弗臨知其元年必未嘗行即位之
 禮未嘗行即位之禮史即不書即位聖人何為益
 之胡曰削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曰佗外淫穀曰

淫獵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殺之大國君而外
 淫而獵爭禽人不知疑無是情胡曰以賊討也按
 佗殺太子自立踰年安知陳無有如衛石碯者而
 蔡不為陳之殺州吁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
 對晉人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佗即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
 公按蔡人之殺佗名義甚正鄭莊之立佗為獎篡
 子產此對亦失辭十二及鄭師伐宋戰於宋公穀
 謂魯與鄭戰于宋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果如是
 何以明年二月又與鄭戰四國胡曰與宋戰也三十

年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胡曰左以為鄭與宋戰

公以為宋與魯戰穀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據經從

穀內兵主紀外兵主齊齊紀世仇也十六衛侯朔

出奔齊左曰公子洩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黔牟

朔奔齊以衛風新臺鶉之等詩証之左為可據公

曰得罪天子也越在岱陰齊穀曰天子名而不往

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曰齊襄復九世之仇春

秋賢之故不書滅穀曰紀侯賢齊侯滅之曰大去

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史如是烏可盡信哉而公

羊復仇之義則萬世可存十九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事無確據公穀胡三子俱揣摩而為之說二十

肆大肯公曰譏始忌省也穀曰為嫌天子之墓益

荒謬胡曰虧國典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墓原仲公

曰通夫季子之私行慶父子牙通於夫人以脅公

友治之不能坐視不忍請而至于陳穀曰諱出奔

也左曰非禮胡曰友越境私交論正而季友苦衷

無所自耳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呂拏經無

貶辭左公曰莒人以慶父故索賂公子與師敗之

自明穀曰惡公子之給公子屏左右給拏而相與

搏遂以孟勞殺之范甯曰公子至德之人豈當舍

三軍之整佻身獨鬪以決勝負蓋穀梁之好為滑

稽新異如此按甯之論是也楊士勛疏不取謬甚

胡亦為其所愚責友用詐謀擒主帥非王者之師

且其所言王者之師又宋襄故轍也僖九年諸侯盟

葵丘亦無貶辭孟子亦以為桓伯最盛穀曰美之

也左忽以伐戎伐楚為罪案而假辭于宰孔以譏

公又曰危桓之盟也十七年滅項左曰魯滅公穀曰

齊滅胡曰未有外滅不書國者十八年宋師及齊師

戰於廩齊師敗績按左齊人欲立孝公而與宋戰

欲兵敗于宋張宋之威而攝四公子故孝公得立

公亦曰與宋也蓋桓以孝公屬襄公桓死齊大亂
 襄至是為定難似非伐喪比穀曰惡宋也邢人狄
 人伐衛穀曰狄稱人善累而進之胡曰伐衛所以
 救齊也論經者當論世狄嘗滅衛齊存之衛人從
 宋伐齊定亂所以報桓也狄之伐衛以桓既卒可
 以復快其夙怨耳以為救齊主兵者宋何不伐宋
 耶邢人狄人亦自然文勢不必可書曰邢人狄伐
 衛狄一國單辭可也狄救齊是也十九年邢人執鄆
 子用之左曰宋公使邾人則惡莫甚已戕人而使
 他人受其名穀據經只認邾人或左以襄無狀為

加其罪爾二十年公伐邾取須句經明書取左胡俱
 作反其君胡又以不請王命故書取文八年宋人殺
 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曰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官司城效節而出公以其官迎之胡曰俱書官
 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而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而
 出顧炎武曰或魯史闕名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
史闕之齊人執單伯子叔姬公穀曰單伯淫乎子
十四年叔姬齊人執之同罪也如公穀言是罪可誣告折
 獄者據先人盜跖廉讓而曾參殺人亦唯唯從之
 矣胡曰商人弑其君執其母而書齊人見齊人懷

商人之私惠而黨惡也年十五歸子叔姬得失同公

穀曰閔之也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之胡曰

見子叔姬無罪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公曰貶穀曰疏

胡曰生而賜氏與季友等蓋宣變例以報私恩耳

成十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左曰討成公也胡曰

伯討也負芻篡也穀曰惡晉侯不可解襄五年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左曰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

屬鄆公曰莒將滅鄆叔孫率巫相與往殆乎晉取

後乎莒莒女有為鄆夫人者欲立其出也與左殊

又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曰邾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名重地也公曰文無邾婁通濫也賢者子

孫宜有後叔術賢能讓國又曰叔術殺仇妻嫂卒

致國於其兄子公羊之陋於識如此叔術果賢能

讓國耶必無妻嫂傷倫之事如其有也雖讓國不

足以掩其罪而春秋賢之乎其是非雜然無所別

識如此

其無甚關於經義而牴牾矛盾存其不可信者十

有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

于黨氏公又曰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殺子般已復

誅樂而歸獄是已闕司馬昭朱全忠之智矣僖四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據左以鄭申侯之譖而執公曰

桓用濤塗之言遵海而東陷沛澤中左顧執濤塗

十二年楚滅黃穀曰管仲死齊桓不能救而左于是

秋齊侯方使管仲平戎於周是仲猶生存左於十

七年方書管仲卒史無定據如是將何從耶僖三十

穀之戰左公自明穀曰秦之狄自此始入虛國亂

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不知何云宣十二年邲之戰

據左莊不欲戰公又以爲莊欲戰宣十五年宋及楚平

左曰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楚軍如其疎

元如其輕入公曰華元乘堙而與司馬子反語

十七年會於斷道左曰郤子登婦人咲於房杜氏曰

克跛而登故笑之穀曰耻按孔氏疏穀梁傳亦曰

以魯衛曹之秃跛僂同時俱至齊遂適有如是四

大夫以御之史氏文好滑稽飾無爲有蘇子瞻曰

姑言之姑聽之而已左曰婦人笑克後於鞏之戰

欲以蕭同叔子爲質公穀謂笑者蕭何侄子宣八年

葬我小君敬嬴此左氏經文秦女也公穀經曰項

熊又楚女昭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穀曰成虎公

曰成然一事而名異成五年梁山崩左曰伯宗請見

絳人于晉侯不可是以告而從之是伯宗揚善也

穀又曰伯尊攘善宣十年歸父奔齊據左歸父欲以

晉人去三桓季文子怨之遂追咎襄仲殺惡及視

事臧宣叔逐歸父成十年仲嬰齊卒公曰宣公卒成

公幼臧宣叔相君死不哭既而聚諸大夫問叔仲

惠伯之事皆曰仲氏也遂遣歸父之家乃哭與左

殊十六年晉執行父據公行父再代君執危不避難

如此左事最綜核何以未及而左于是執以為宣

伯告卻犇行父將叛晉故執亦與公殊昭二年盜殺

衛侯之兄縶縶公穀曰輒惡疾也兩足不能相過

齊曰綦楚曰蹶衛曰輒而衛侯之孫又名輒豈亦

惡疾耶輒兩足不能相過又與父爭國耶是故史

莫古于三代之春秋而牴牾矛盾如此况于後世

也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其將經誤讀強為之說乖舛不可通者一莊二十四年

郭公經本闕文公穀皆蒙上赤歸曹讀曰曹無赤

蓋郭公也郭公失地之君也不解何以如是有宜

蒙上解義者一年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曰北燕

與齊平胡曰魯與齊平按經昭數年間與齊無侵

伐之舉而上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宜從左

黃永年曰四氏之文左氏病於誣妄公穀好為鑿

新胡氏之病不能闕疑傳曰春秋之失亂誣妄鑿
新疑不能闕此必亂者也求是經之治無至于亂
而已矣

六宗祀典考

按六宗之祀肇於虞復於兩漢廢於北魏附會於
諸子百家之言以至於今卒無定論舜典曰禋於
六宗孔安國曰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其說
蓋本諸孔叢子孔叢子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
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
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其文一
本諸祭法孔穎達曰周禮太宗伯備列諸祀無四
時寒暑蓋祭法所載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於是乎
有所禱之禮非關歲時恒祀故不列於宗伯鄭元

讀相近故曰禳祈也周爲禳祈疑不可以當虞攝位之時之祭而自虞典外諸經傳別無明文蓋周時已無此祀典名號矣執祭法以言六宗出於孔子也吾無敢疑而出於孔叢子也吾未敢徵信其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鄭元曰謂蜡祭也天宗日月星辰也固不及六然則孔氏孔叢子之說其果爲定論歟漢元始時王莽劉歆孔光等更議復祀以易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當之宋儒程氏已嘗非之光武卽位祀如元始安帝元初更用李邵議改祠邵之議以謂六宗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六合之中助陰陽變化其說乃出歐陽和大小夏侯益恂恍無據魏王肅主光歆之論亦附孔氏而魏祀同元初晉用司馬彪議罷之彪議曰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不應特立新禮其後摯虞援劉邵太極冲和之氣之說以謂爲六氣宗乃復祀虞又援月令天宗之文謂天宗乃六宗神凡舛錯謬妄與兒童之見何異北魏孝文帝又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說其謂天皇大帝卽經言皇天上帝於是謂既有圜止五帝

皆在焉不煩別立六宗由是代不祀其諸儒六宗之說見於歷代祀典者如此自餘前後紛然聚訟復如射覆則有謂星辰司中司命颶伯雨師者鄭元說也范甯取之元據周禮大宗伯之文顧六宗名號特肅以文昌第四第五星當二宗實不稱矣有謂三昭三穆者張髦說也王安石取之虞無七廟三昭三穆何取焉有謂日月辰河海岱者賈逵說也吾友涂登曰河海岱古望祀之禮以入六宗於下山川複贅矣有謂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說也梁崔靈恩取之天至尊無對且類上帝既見上

不應褻之復列宗也有謂六爲地數經句闕地祭此當是者虞喜說也劉昭取之近代方以智復推其義謂一六大虛無據以五方六神曰重爲勾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五行二水之神實之按周禮太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之文疏曰迎氣在四郊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五人神配食五人神勾芒祝融等也配食在迎氣之祭而季秋大饗明堂以武王配皆祭天之禮固不宜以屬祭地矣凡周禮月令郊特牲疏皆有明據又有謂爲六代帝王者張廸是也語

不詳記載或曰是宜折衷何從曰吾據經以斷之六宗惟見虞典三代聖人未仍其制後世更欲強爲附會是襲王莽之誤也無已姑取其近似者不則存而不論可也蓋經記二帝相禪祭告大禮已非有唐常祀典而論經者貴論世典禮代有沿革至周視前代獨詳備虞之六宗周已不以宗列之意當時虞特重祀有此名號而周禮大宗伯之祀凡天地間之神備矣六宗必錯列其中周公之制必無有遺而待後人更補特無是名號耳後儒必欲取無徵之文牽強附會以實指其數而又別祀

之是謂周有遺祀也亦愚矣北魏之罷祀吾取焉所謂近似者惟孔氏之說前代大儒未有非之者其本祭法較他家有據傳曰彼文上有祭天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獨鄭以爲祈禱之說固不可通且郊之祀主日以配月虞惟不與周同如或同日月旣從祀上帝何又復爲宗也此又不可通者也若張廸之說雖不詳証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此六帝者開闢以來功德在天地又郊禘明堂之祀所不能遍舜攝位祖述其道所當特崇禋

禮是亦取備一說耳拾六經無可徵之文不通其
意必欲爲一說以泥之以爲好古未有不爲漢以
下諸儒之愚且鑿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